

泥土里长出的时代之声

——透视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

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

春日的苏州，暖风拂面。桃花坞美术馆内，剪纸《日常纸记》中的百幅生活场景静静铺展，唐卡《释迦牟尼佛及十八罗汉》在菩提叶上绽放千年佛光，岫玉雕刻《水生世界》让坚硬玉石幻化出水母的轻盈灵动……日前由中国文联等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，20件优秀民间文艺作品从全国各地脱颖而出，摘得这一国家级奖项。

作为中国民间文艺领域的最高荣誉，山花奖自1999年创办以来，始终致力于推动民间文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本届获奖作品涵盖学术著作、工艺美术、文学作品、表演作品四个子项，集中呈现了近两年中国民间文艺的最新成果。

透过这些获奖作品和获奖者的心声，我们看见了民间文艺在当代的传承，也得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命题：在新时代浪潮中，民间文艺如何走好守正创新之路？

向下扎根：民间文艺的源头活水在哪里？

在辽河平原，有一位能讲述千则以上故事的农民故事家，他叫谭振山。让这些故事从乡野走向学术殿堂的，是辽宁大学教授江帆长达20多年的坚守。

1987年，在一次“故事擂台赛”中，谭振山质朴的讲述风格给江帆留下深刻印象。“买金子的遇到了卖金子的”，她这样形容那次相遇。此后她无数次往返城乡，有时住进老人家中访谈，有时也邀请老人住进自己家中做客。最终，三册190余万字的《谭振山故事全集》问世，专家称其“从乡野深处打捞出千余则故事，在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文化的链接”，最终摘得本届山花奖。

同样的坚守，也发生在太行山深处。山西大学教授卫才华从2012年开始，历时十余年，走访近七十位说书艺人。他的研究缘起于陵川盲人曲艺队展览室里的档案：演出单、日记、申诉书、鼓书手抄本……“那些沾满岁月灰尘的纸页，不仅是地方曲艺的档案，更

是盲艺人们活泼生动的生命记录。”

卫才华跟着曲艺队下乡，参与太行书会等各种活动。“常常在夜深人静时，我们还在说书人家里聊天、记录，许多老艺人一生漂泊，眼盲心亮，谈起学艺的苦难、传承的落寞，常常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。”他的《太行山说书人的生活史与礼俗社会互动研究》，将目光投向“人”与“生活”，“尽显学术张力，饱含人文关怀”。

从乡土里的长情守望，到书斋与田野间的深度对话……这些获奖作品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民间文艺的源头活水，始终在泥土深处、在百姓生活之中。

向上生长：传统技艺如何实现时代突围？

走进获奖作品展厅，一组玉雕《水生世界》格外吸睛，作者唐帅曾经是一名厨师。“天底下没有白走的路。厨师也讲究刀法、色彩、比例，我把当厨师学到的都用到了玉雕里。”从唐代吴道子“吴带当风”的线条，到敦煌飞天的灵动意境，他深受启发：“用最坚硬的石头，通过线条的刻画，使它产生



灵动感，就是东方美学的精华。”

在展厅另一边，麦秆画《瓦雀栖枝图》映入眼帘——几只金黄色的瓦雀停在枝头，纤细羽毛清晰可见。这幅作品的创作，灵感源自宋代花鸟画的笔法细腻、意境空灵，根植于作者黄艳泳对传统书画与民间工艺的深度融合。创作这幅作品，他坚持只选用麦秆最顶端、光泽度最好的第一节，“每一根麦秆都要经过精心筛选，确保质地均匀、色泽自然”。历经四十余道工序，耗时半年之久，才最终完成。

剪纸《日常纸记》的作者刘冠玉，将日常生活点滴化作剪纸语言。他家一直没有全家福，于是用剪纸《全家福》让家人在纸上“团圆”；母亲去世后，他用剪纸《上坟》与母亲“对话”。“花无正枝，较无定法”，他坚信民间艺术不在庙堂，而在人间。

此外，骨木镶嵌箱包系列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，珠绣挂屏《峡谷奇光》以抽象手法再现自然壮阔……这些作品，无一不在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之间寻找平衡。

“传承是技艺的本真根基，创新是文脉的时代生命力。”获奖者更登才让的这句话，道出了当代民间文艺家的共识。

向远而行：学术研究如何照亮传承之路？

如果说民间文艺作品是盛开的花朵，那么学术研究就是滋养花朵的土壤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永逸的《终结：社会学的民俗学（1926-1950）》，聚焦20世纪燕京大学的民俗学探索，创新提出“社会学的民俗学”命题。为完成这部著作，岳永逸前后耗时10年，阅读文献超过1亿字。

“与做田野调查一样，文献的阅读、整合与书写是迷茫、艰辛的。一开始并无清晰的框架，纯属摸着石头过河，山重水复、黯然神伤都是常态。”岳永逸自称关注的是“一群在历史的尘埃中被遮蔽多年、默默无闻的学界小人物对民俗文化的记述与研究”。最终，他在海量文献中理清脉络，揭示了民俗学与生俱来的跨学科特质。

苏州大学教授张蓓蓓的《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》，立足民间信俗文化视角，梳理和探究妈祖形象的发展与演变，还原妈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貌与仪容，在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的相互印证中，为妈祖艺术原型符号的构建提供了可依之据。

这些学术著作，有的是对历史文献的深度挖掘，有的是对田野材料的系统梳理，有的是对学科传统的重新审视。它们共同展现了一个道理：学术研究的价值，在于让那些蒙尘的、被遮蔽的文化记忆重见天日，让民间文艺的盏盏星火照亮传承之路。

本届山花奖获奖作品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中国民间文艺的繁花图景。这幅图景的笔触，是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——民间文艺家们既敬畏传统、传承技艺，又勇于突破、回应时代，让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这恰恰印证了民间文艺的本质：它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“遗产”，而是植根于生活的活态表达。它最动人的力量，正源于那份质朴的表达与百姓的广泛参与。而山花奖的意义，正在于让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化创造被看见、被珍视、被传承，让“山花”在时代的沃土中更加烂漫。

新华社南京4月2日电

图为“繁花竞放”山花奖获奖者作品展示场。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摄



图为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骨木镶嵌箱包系列（一组9件）。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摄

